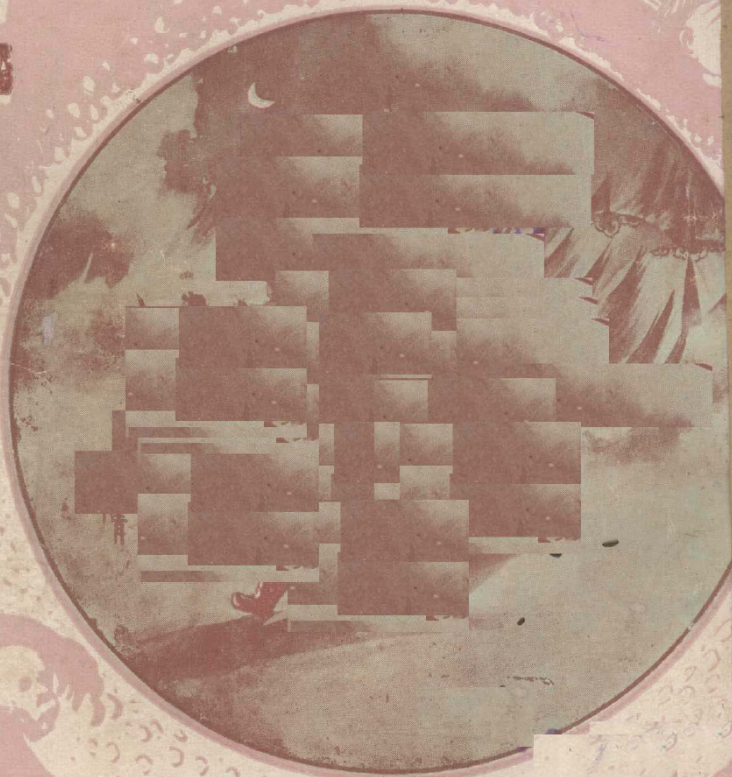


血海潮

瘦鵑



上海新華書局出版

——潮海血——

——卷六 回目——

第六十三回

鬧婚姻駱二下獄

掠妻妾高陞成家

第六十四回

呂祖殿怨家忽相逢

總管府惡僕自投死

第六十五回

雲飛燕奪豔歸駱家

頑貝對誓意謀皇位

第六十六回

頑貝勸親統血滴子

直郡王延納喇嘛僧

第六十七回

發狂疾行宮廢太子

蓄陰謀巧言激父皇

第六十八回

歐陽玉再拯弱女

白望天重走燕京

第六十九回

飛天俠結伴訪故知

小孟嘗無端遭橫禍

第七十回

探牢獄隸僮覬孟卓

通賄賂毒計使蔡橫

第七十一回

孟卓假死出牢獄

周興劈棺遇怪屍

第七十二回

涑水縣白晝天試刀

秀巖山小孟嘗還魂

第七十三回

得消息龐公喜遇俠

失印信州官夜吞金

第七十四回

易州城劍俠驚鬼神

大樹坡豪傑論生死

第七十五回

羣英小聚淨光寺

孤客漫留白水村

俠史武
小說

血海潮 卷六

泗水漁隱著

許翁天許

第六十三回

鬧婚姻駱二下獄 掠妻妾高陞成家

話說白望天被顧洪勳問得緊。只得說道。昨日我與顧兄回店時。好似有人在後跟着。我便有些疑心。夜來將到三更時候。有人在屋瓦上行走。後便在對面廊屋上。打量顧兄房間。此人身材短小。有一般行高功夫。看來只怕與顧兄有干礙。當時小弟略試一技。把他打退了。只不知他是否來謀害。抑或是被人所差。小弟不肯害他性命。但

叫他受傷。着在左臂上。便逃去了。顧洪勳聽說。大驚拜謝。說道。早疑吾兄非常人。不料如此能耐。不敢拜問兄長所學何術。白望天笑道。略會些。大丈夫當學萬人敵。何足道哉。顧洪勳道。今日若不是尊兄好死得不明不白。又自念道。我平生與人無仇。却誰來謀害。說話間。顧福已將行李收拾畢。問白爺今去何方。白望天道。離了此間再說。當下叫過小二。算清店資。去自己房中。取了包裹。交與顧福一担兒挑了。白望天與二人同出店來。約走了一里路。白望天回頭道。且在這裏小歇。二人看時。另是一所客店。門上寫着仕宦行臺。三人入來。擇下客房。安鋪行李。吃些酒飯。白望天道。我有一個師兄。名喚魏靈昏。原是陝西石門山人氏。現在鐵嶺關居住。我本當早去會他。只

因顧兄連日相伴。心投意合。不忍遠別。小弟想顧兄在京。也無甚可做之事。不如與我同去鐵嶺關遊逛一遭。如何。顧洪勳大喜道。能得白兄挈帶同遊。一生之幸。就今日動身便了。白淫天道。且住。我待看看那迎賓館裏。究竟有無動靜。那飛賊受傷逃走。未必俱休。只怕還有事哩。顧氏主僕摸着不頭腦。只聽白望天做主。說過不提。再說雲飛燕夜來受傷。敷了藥粉。並不便痊。次日。端福隆進府。探看雲飛燕說道。不把那廝除了。怎甘休。二人商量一會。端福隆叫了向達善來。告明言語。教去步軍統領衙門投告。向達善領命。先至駱太成家。穩住高陞做眼線。自來統領衙門稟報。但說道。有陝西華陰縣顧亭林後裔顧洪勳等。混在王府大街迎賓館。圖謀作亂。現有見證。請卽逮

捕九門提督知道是四皇子禎貝勒府總管處派下人來告發。那裏會錯不敢延緩。立着校尉帶領營兵前往迎賓館捉拿。向達善帶領高陞前面引導。及至迎賓館問時。掌櫃的早嚇得面如土色。答道。原有顧洪勳這人。小人只道是來京謀差的。在此住有兩個多月。今日清早與姓白的共是三人。一路走了。向達善喝道。遲早不走。偏是今日走了。却不是你這賊店放了亂黨。掌櫃的叩頭叫起屈來。那校尉便問高陞。你如何認得他。高陞道。小人在駱府當差。這顧洪勳本是駱府親戚。以此相識。那校尉不待言畢。說道。既然駱家與這廝做親戚。也不是好人。你的主人喚甚名字。向做甚麼事來。高陞道。主人駱太成。向在京中候差。向達善見那校尉有意尋事做。自己本來投告

的。如今拿不到顧洪勳。正是沒興兒。便攛掇道。校尉便去駱家搜一搜。問他一個底細。我看那駱太成。也不是個正經的。那校尉轉問高陞。那姓顧的與駱家是甚麼親戚。高陞一來見上人都吃着駱太成身上。二來自那日被駱太成一頓打。恨氣不消。又是心心念着潘紅玉這人。便把話轉過來。少不得咬上一番。並說道。小人的主子駱某。雖是與姓顧的是至親。他這人吃硬不吃軟。向達善冷笑道。說得是那校尉越逞精神。喝令營兵。與同高陞向達善。盡數來至駱太成家。高陞先入裏面通報。駱太成立即出來。笑問。拿到了沒有。那校尉沉下臉道。你是駱太成麼。駱太成見色勢不對。答道。晚生便是。那校尉道。你既與姓顧的是至戚。先留他在家中。定是通同一氣。駱太成道。

晚生與他素不相識。他來我家投親。暫留在家。後來見他行徑不端。早把他逐出去了。並無通同甚麼。如果晚生與他一氣。也不教家人做眼線了。那校尉道。嘿。你先教他逃走了。却來稟報。還說得好口強。喝叫營兵。把他帶至衙門審問。高陞道。二老爺。你便說出來也完了。駱太成大怒道。說什麼。一言未定。那營兵早趕上。抓住駱太成。那校尉喝道。你還有何說。原來校尉一心一意。想嚇駱太成。拿出錢來孝敬。誰知駱太成正大怒。再也想不到此。便道。說甚麼。去便去是了。那校尉罵道。不知高低的呆鳥。說着手揮營兵。把駱太成鎖上。並帶領向達善。高陞一行人。都投步軍統領衙門來。當即開堂審理。先將向達善。高陞與那校尉的話。都問過了。三人言語。自是一串。隨即喝問。

駱太成。叫招出顧洪勳住處來。駱太成那裏說得出。喝叫用刑。把駱太成打得半死。收禁在牢。向達善高陞。着令回去。這一樁事。登時街上傳遍。說得非同小可。早是傳到顧洪勳所住客店。顧洪勳大吃一驚。又值白望天爲聽消息。往外去了。等等不來。顧福急得似熱鍋上熱鍋一般。主僕二人。究不知犯的何罪。鬧到如此。且喜客店中人。並不猜疑。只得悶聲不響。坐在房中。直至向晚。白望天回來。顧洪勳一見。似得了寶貝相似。一把拖住道。外面講得沸沸揚揚。官中捉拿俺們。今日只得快走了。白望天笑道。不慌。不瞞顧兄說。小弟在此任憑天崩地倒。都不妨。現尙有一事未了。明日能走。便走。不能走時。且住幾日。不打緊。說着。叫顧福取酒來吃。與顧洪勳說些閒話。却如沒事。

人一般。顧洪勳被他這一來也放心了。飯後白望天又揚長自去。半夜方回。與顧洪勳道。明日可以走了。且上鐵嶺關去看看我那世兄。顧洪勳不勝歡喜。當夜無話。次早顧福收拾行李去市上僱了驢車。三人起身。一徑投向鐵嶺關去了。按下待表。却說駱太成被捕之後。潘紅玉秋月嚇得似沒頭蒼蠅。哭笑不得。全家都慌做一堆。不知高低。又沒人敢去打聽。好一會。高陞放回家來。潘紅玉忙問二老爺怎樣。高陞搖頭道。凶多吉少。潘紅玉道。恁地時如何得了。高陞道。皆因得罪了端老公。那九門提督自然是端老公一派的人。還有我們的說話麼。潘紅玉急着道。現在二老爺在甚麼地方呢。高陞道。自然是在死囚牢裏了。潘紅玉哭道。那等地方還不苦死人。如今可怎麼好。

呢。秋月打邊勸道。二太太休急壞了身體。二老爺應有牢獄之災。災星過了。自會出來的。說着。扶了潘紅玉上樓。高陞沒興致的坐了一會。與衆人說些亂話。吃些晚飯。早就安歇。那裏睡得熟。只聽得秋月。在扶梯邊叫道。高陞。照着門戶。都關好了沒有。高陞答應一聲。跳起身。輕輕來至扶梯邊。扯住秋月道。好人。你就放我上樓去罷。秋月撇着嘴道。你該死哩。說着。回身便走。高陞便追上來。兩個啞聲兒。你扭我拉的。纏到樓上。潘紅玉在房內叫道。秋月還不進來。做甚麼呢。秋月啐道。你聽罷。他叫我呢。高陞央求道。好妹子。你便挈帶我進去罷。秋月道。呸。說着一溜烟逃入房中去了。潘紅玉問甚麼。秋月道。該死的奴才。還有誰呢。潘紅玉道。把他抓進來。我打折了那厮腦袋。高

陞聽說飛也似鑽入房內。只見潘紅玉歪在床上。高陞便在床前跪下。笑說道。太太。你便打死了我也休了。一邊說。一邊早伸過手來。放在潘紅玉臀上。秋月趁勢溜出門外。兩個不言不語。攪做一處。半日方休。高陞起身。閃出門來。只見秋月懶懶地。站在樓梯欄杆旁。高陞想道。一不做。二不休。如何可放一把抱住秋月。來至樓下自己房中。盡興方散。次日。潘紅玉起來。苦念丈夫賂太成。叫高陞去探監。高陞聲聲答應。但去外面走一轉。便回來說道。官可嚴禁得很。不許入去。潘紅玉尋思。與他夫妻一場。到今日。不去理會。也要給人家笑話。好歹與他買上囑下。也使他少吃苦。便與高陞道。明日你與我備轎。我自去走一遭。高陞道。却使不得。大牢裏男人都不准去。何況女人。便

是入去。遍身都要搜過。摸上摸下。不是要處。小人明日再去。是了。潘紅玉聽得如此說。也就罷休。高陞口裏只說。脚底不轉。不是說見不到。便是說今日不是時候。到底不曾探監一次。鎮日價懶懶地呵欠不斷的歪臥。夜來與潘紅玉秋月兩個。便鬧得天昏地黑。內外用人。都知道了。那敢多嘴。如此約有一月光景。忽一日。統領衙門牢子來報道。囚犯駱太成在牢裏病死了。叫親屬前去領屍。駱家人聽了。都吃一驚。原來駱太成在家舒服慣了。當日被拷打的皮開肉綻。已是半死。自想並無罪孽。受盡諸般痛苦。看看家人一個也不來。許多朋友向日宴飲取樂的。半個也不見。一肚子冤枉惡氣。沒出處。本來性子也粗暴。就此嘔血挨餓而死。潘紅玉聞知消息。大哭一場。只得親

自與高陞跟那牢子去衙門裏。當官具結領屍。卽日買了棺木。就近盛殮安葬了事。駱家用人個個下淚。左右貼隣都搖頭嘆息。只有高陞如了心願。登時做了駱家主子。生怕舊日一般用人背後多嘴。盡數回覆了一個不留。另僱了一個老媽子來。那知一人做事。終究瞞不了衆人眼目。高陞出來。就有人背後指指謫謫的。高陞自肚裏懷鬼胎。一發不安。與潘紅玉道。我想把這裏房屋回絕了。另去找一所住宅。省得遮遮掩掩的。給人家說話。潘紅玉道。不是怨家不碰頭。如今還說甚麼。憑你做主是了。高陞當日滿處尋房屋。卽在王府大街迎賓館後面。看了一所住宅。便把西河沿房屋回絕了。不多日。移居新宅。高陞穿上袍褂。打扮起主子樣兒。帶了潘紅玉秋月。與那老媽

子。盡將駱家細軟粗硬一應家具。都搬了過來。這王府大街隣近諸戶。不知細底的。都稱高陞做高老爺。潘紅玉便是高太太。秋月陞了姨太太。果然端正一戶人家。高陞好不高興。左擁右抱。開着大門做主子。一似偷兒陞了捕快。全用不着賊頭賊腦的樣子了。却是潘紅玉自從這一次以後。心中怏怏不樂。眼睛閉上。就看見駱太成。不時間夜夢裏竄醒亂叫。一來潘紅玉回心轉意想想。究竟駱太成待自己不錯。自從落監到死。不曾去看一遭。也不免抱歉。二來駱太成在的時候。每每賓客滿座。十分熱鬧。如今狗也不上門。三來高陞不上不落。竟管吃飽睡覺。毫無打算。看看日後也是完結。因此潘紅玉病上心頭。光陰容易。轉眼殘臘已過。又來新年。潘紅玉心病越重。高陞

急得也是無奈。老媽子說道。太太這病。只怕惹了邪魔。南坪呂祖殿好靈驗。老爺何不陪太太去求一支籤則個。高陞道說得是。當下叫過秋月。好生照顧門戶。自己陪同潘紅玉向南坪呂祖殿來。到得呂祖殿。道人接進。高陞潘紅玉拈香畢。求得一籤。却是下下。高陞甚不高興。辭別道人出來。剛出廳門。只見一人打橫走過。叫聲叫聲阿也。指與潘紅玉看時。潘紅玉也吃一驚。不如二人所見是誰。且聽六十四回分解。

駱太成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其心術之不正。乃至爲媚權僕。忍賈禍於其兄之至親。終至禍及於己。作者筆端蓋有天道焉。高陞之成家也。曰高陞好不高興。高陞之將毀家也。曰高陞甚

不高興。嗟乎。高陞而高興。世不獨無天理。抑豈有人情哉。中敘高陞大高興之時。如畫半截美人。

以潘紅玉之病。引出呂祖殿。有呂祖殿一行。則潘紅玉之病痊。而高陞之病不起矣。統篇屈折寫來。使讀者不自覺入於作者玄中。及至終篇而始恍然。始知作者之思想筆力。爲不可及也。